

远离家乡，远离了农历，常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最近到多伦多的“大统华”中国超市去买菜，看到柜台上摆上了各式月饼，方知中秋节快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中秋，我留意着自己特别的感受。

商场摆设的各式月饼，京式、广式、苏式、潮式，引发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的好奇，一个小女孩用手指着月饼，对她的母亲说：“有点像汉堡，有点像比萨，可又都不是，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月饼？”外国小孩自然不知道月饼的由来，就如同我们不知道汉堡、比萨等西式食品的由来一样。但我们知道，和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一样，吃月饼是中国人过中秋的标配，不仅寄托着中国人的美好情感，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吃月饼的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它是先民们祭月拜月时的一种礼仪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月饼由祭品变成食品，由宫廷走向民间。苏轼有诗“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馅”，可以看出，宋代的月饼中已添加了各种馅料，入口酥软，味道甜美。

西方的超市，在中秋节之前的一个月就摆上月饼，既是把握商机，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他们知道，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海外华人连接在文化母体上的那根精神营养线。即如我的女儿，虽然出国多年，但她记得每一个传统节日，每逢佳节，她都过得极有仪式感。过年的时候，她把春联贴在门背后，“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就像我在国内寻常百姓家见到的春联一样，门外是洋房、洋车、洋人，门内却充盈着极浓的中国味。女儿明白，今年的中秋非同寻常，虽在异域，但我们举家团聚，她自己的孩子也呀呀学语，憨态可掬。人间至味是团圆，中秋之夜，天上明月，桌上月饼，良辰美食，我在舌尖上品尝这极具情味的中秋。

因为月亮，中秋节具有了浪漫的抒情性。中国人眼中的月亮，绝不是一个寒冷的星球，而是一个有男（吴刚）、有女（嫦娥）、有植物（桂树）、有动物（玉兔）、有宫殿（广寒宫）、有故事的神话世界。月亮是仙境，是与每一个人幸福相关的碧空明镜。月亮是中国人的心灵底色，“海上生明月，

# 异域过中秋

何登保

天涯共此时”，一轮皓月，不在眉头，就在心头。这种浪漫的情思，随着中国人脚步，弥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加拿大地广人稀，空气透明度高，中秋时节，也是月亮最妩媚、最丰腴的时辰。赏月，讲究登高临水，登高人近月，临水月近人。在多伦多，最美的赏月地一定是安大略湖畔。湖畔有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国家电视塔，中秋之夜，登临塔顶，远眺天际，大都市的灯火酒绿与一轮明月泻下的清辉交相呼应，营造出一轮明月与自然相谐和的美感。如果租一条船，在湖面上赏月，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光潋滟，月色溶溶，湖水的深蓝幽静更映衬出空中月亮的清朗亮丽。

我在这边呆了快半年，认识了一些华人朋友，他们告诉我，每年的中秋，由加拿大中华文化促进联合总会、加拿大中文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晚会，既是全体华人的节庆，也是城市多元文化交汇的舞台。我没有亲临那样的现场，但我从媒体上看到那个节目单，“月亮”是这个晚会上的高频词汇，《月满西楼》、《彩云追月》、《月半小夜曲》、《花好月圆夜》，以月为媒，载歌载舞，明月何曾是两乡，我在海外华人赏月颂月的视听里感受中秋。中秋节是一个心灵符号，一个精神图腾，也是一段无法剪断的文化链条，我很欣慰地看到中华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

在大多伦多的华人超市，我们能买到面条水饺，能买到需要的油盐酱醋，物质生活上，与国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在英语文化的背景里，我怀念我们的汉字。闲下来，我喜欢泡一杯家乡的小兰花，手捧一本中文书，我喜欢从汉字中流淌出来

的浓浓的书卷气息。在大学当老师的女婿理解我这种精神上的需求，中秋前夕，他带我到了多伦多的一家中文书店。这家书店的规模虽不大，但图书种类齐全，有经史子集，有诗词歌赋，也有旅游摄影、养生保健、烹饪理财等实用类书籍。让我惊奇的是，这里居然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我瞬间就有回到合肥长江路上图书城的感觉！这些图书，显然都是从中国进口而来，原样包装，原汁原味。只是每本书标价的地方，被贴上一层标签，用加元标明价格。与国内相比，价格也不算太贵，上下两册精装的《红楼梦》，标价近30加元（约合人民币150元）。因为接近中秋节，有一本名为《节日里的诗歌盛宴》的书，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诗词选集。据拾诗篇中的中秋月色，情味深浅处总是“团圆”与“思乡”——“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况是中秋夜，玩月不知眠”；“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惆怅年年今夜月，人生能得几回看”……这本诗词选集的质量不算太高，如果在国内，我大致不会去买这样的书。但是，在异域他乡，它却为我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的门，让我感受到藏在诗词里的中秋，美了千年，醉了千年。

虽然离家万里之遥，我同国内的师友仍保持着联系，许多学生也在关注我的微信动态，关注我在异域的生活。我曾同年轻教师说过，当老师的美好在于学生今生的爱戴与未来的回忆中。从教一生，经过我门下的学生自然人数众多，我年轻时，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亦师亦友亦兄长。我尊重学生，学生也给我相应的尊重。每逢佳节，许多学生都给我送来温暖的祝福，有

的几十年没有间断过，只是方式由贺卡发到邮件，由发短信到发微信。

中秋节前，在苏州的学生许照林给我发来信息，说他的女儿要来多伦多上大学，他让女儿带一些苏州特产给我。我先是婉拒，后是坚辞，想想我来加拿大之前，在家打点行装，可带可不带的东西，一律不带，目的是为了旅途减负。他的女儿尚不足20岁，从上海到多伦多，要跨越洲际飞行，中间还要在美国转机，不能增添孩子的负担。但是，他说，已经替孩子打好包了，我只能很惭愧很惶恐地接受他的美意。

等他的女儿在学校安顿好以后，我在女儿的陪同下，去多伦多大学见到了他的女儿，取回了那跨千山万水的礼品，那都是苏州名店的特产——采香斋的杏仁酥、黑芝麻酥，冠云斋的苏州老八绝。

收到这饱含温情的礼物之后，我给学生发了一个信息，表达我的感激与愧疚之情。学生回复我：“我自己出国的感受是什么都好，就是愧对自己的胃，就想给您带点点心。”看着这些苏式糕点，我忽然领悟到“点心”这个名称的精准恰当——点心，点，看在眼里，点到心里。品尝着学生带来的糕点，既暖胃，更暖心。

苏州老八绝中有“桂花酥”“桂花牛皮糖”，“桂花”一词很容易触发我对苏杭的联想——“山寺月中寻桂子”；“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这个时节，我的家乡也是“八月桂花遍地开”。苏州与我的家乡，相距四五百公里，如果在国内，我不会把苏州看作家乡。但是，在远离祖国的北美，我把他乡作故乡。吴侬软语成了乡音，桂花酥成了乡愁。

多伦多的树种很丰富，但我没有见过桂花。

手持桂花酥糖，我似乎嗅到了空气中丝丝缕缕的桂香，我在对家乡桂花的遐想中度过中秋……

散文

# 父亲的院子

赵延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大塘没拆迁，我还住在叫大塘拐的小村庄，庄里十三户人家，多数家都有院子。我家住在西头，有堂屋和厢房六间，南面是大妈家山墙，东面是邻居大妈家山墙，正好形成一个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向西开，门前有三口水塘，水塘再往前，是广阔平坦的田野。一条机耕路横穿田陌，连接312国道，每天手推肩扛、挑担子、拉板车、骑自行车的人络绎不绝。

父亲吃公家饭，农忙时回家务农。父亲的工作单位与河流有关，船、船坞、码头、水闸、电灌站构成父亲的工作场景，父亲上班是水手、机械师和电工，回到家就是农民。打记事时起，父亲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家务农，空闲时就到他的院子，屋前屋后像一幅幅画，一年四季变换着风景。

四合院本来不大，三爷大妈家搬出去后，院子就大了许多，于是父亲栽上各种树。堂屋门前栽两棵雪松，高高大大的，四季常青，秋天会结些豌豆大的绿色树籽。靠院子西侧，原三爷宅基地上，栽有几棵杉树和梧桐。杉树树干笔直，父亲说杉树木质坚硬，等我长大了给我盖房子。杉树叶子细细的像银针，梧桐叶子宽大像芭蕉扇，这两种树生长都很快，但梧桐木质疏松，梧桐叶经常爬有肥胖的绿毛虫，看着瘆人，后来父亲就把梧桐树砍了，留下一排杉树精神抖擞地站在那，像列队的哨兵。

赵大塘最常见的果木树就是桃、梨、杏、柿、枣、石榴等，父亲在院子栽了杏树、石榴，在屋前池塘边栽了柿子，在屋后园栽了枣树、梨树，每年春风一吹，各色的花次第开放，到了秋天就是黄的杏、火红的石榴、红灯笼一样高高的柿子、拳头般大小的梨子和青红雪白的枣子，我兄妹仨常用这些水果和小朋友换东西吃。有一次，父亲带回几个青色的橘子，身旁围着一群小孩，谁都没见过橘子。父亲掰开一个，取出果瓣，先让我们一个尝，再一个尝。父亲问，好不好闻？好吃吗？好吃！父亲说，这叫橘子，我们庄子没有的，过了淮河才有，淮河北边，远着呢！

堂屋后有近一百平米的房基地，父亲用土坯建了围墙，围墙内栽上竹子。三月竹，拇指粗细，刚栽下一簇簇的，两三年后就成了一片竹林。竹子用处多，母亲用竹竿晾衣服，请篾匠编筐子、篮子、补凉席，菜园周围插上竹篱笆，我有时砍根竹子去赶猪放鹅，或做鱼竿钓鱼。父亲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努力想象和感受着“居有竹”的味道：春笋拔土而出，夏虫竹林浅唱，秋夜竹影疏漏，风雪中竹子更见精神。但我还是关心肚子，还是觉得肉好吃，尤其肉烧着弄美味无比！

后院一年四季都是满满的落叶，走上土像踩在地毯上。父亲在后院盖了茅厕，挖了糞窖，靠外侧挖有鱼塘，引有水渠，鸡鸭鹅都在屋后放养，破碗碎瓦乱石都扔在这里，我想钓鱼，就在这里翻找蚯蚓。父亲在后墙根栽了爬墙的藤状植物，两三年就爬满了后墙，虽然好看，但担心有蛇虫从墙缝进来，父亲又把它铲了。那茅厕和糞窖则大有用处，冬春麦菜、春夏瓜秧、四季时蔬，没有一样能离开这农家肥。父母常说，在农村没有废物，除了好吃懒做的懒人。

我上小学时，父亲从龙穴山拉来青石条做廊檐条，剩个半截做门前水塘跳板，母亲就在青石跳板上洗菜洗衣服。父亲还在院子厨房门口支起石墩，盖上石头桌面，夏季晚上收工后，母亲就将饭菜端到石桌上，我们一家就围着石桌吃晚饭。有时父亲一个人坐在那喝几盅，一盘咸菜，几颗蒜瓣，几个青椒，父亲将咸菜塞进青椒里，喝一口酒就一口青椒，咬一口蒜瓣，辣对辣，母亲有时炒几个鸡蛋给父亲下酒，父亲也不吱声。三爷三叔他们有时也过来喝一杯，围坐在石桌旁，边喝酒边和父母聊聊庄稼和农事。我们小孩对大人的事不感兴趣，饭碗一推，跑出去玩了。

我考取学校那年，亲戚和庄子里的人都来喝喜酒，父亲将喂猪的两头猪杀了，在院子里摆酒席，亲戚们都来帮忙，烧的烧，刷的刷，院子里都是客，宴请了三天，每天好几桌，后来有人说，庄子里那几只狗都胖了。父母开心，花了那么多心血，终于把我托出了“农门”。我上班后，单位分给我一间房，父亲于是请来木工，在院子里给我打家具，桌椅板凳衣柜一应俱全，然后父亲又是上漆又是刷桐油，足足忙了大半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父亲查出癌症，2000年初父亲病重，医院放弃救治，母亲说准备后事吧。弟弟带着亲戚去山里买来上好圆木，请来木匠师傅做寿材，那时我家已搬到父亲单位，老屋转给了三叔，三叔说，寿材拉回老家做吧。开斧那天，我回到父亲的院子，院子树木犹在，长高长大了许多，石桌不见了，三叔说给猪拱塌了。亲戚们把木材抬进院子，三叔将最大的一棵杉树砍了，说这树是小哥栽的，让它陪着小哥吧。木匠师傅摆好一根圆木，一斧劈下去，木块蹦出好远，木匠师傅说，老赵时间不多了！

几天后，厚重的棺材安放在老家的堂屋，最初还是瞒着父亲，当天我悄悄告知父亲时，父亲紧紧攥住我的手，流下两行热泪，我和父亲双手相握，那一刻我心一阵紧一阵地疼！

散文

# 中秋三章

林杰荣

关于传说

我不知道中秋究竟有多少个传说，但是自小接触的便是关于嫦娥奔月的故事。每当仰望无尽天幕中镶嵌的那一轮晶莹剔透的硕大玉盘时，我总是会不无好奇地揣测一番，自有玉兔做伴的幽幽倩影，如何能够在渺无人烟的清冷广寒中熬过一段又一段的漫长岁月，亦或，岁月对她而言，早已失去了意义。

谁愿意拿一世孤独来换取青春永驻，只是有限的生命又如何能够抵挡长生不老的诱惑？当心中的忐忑不安被诱惑冲淡时，理智就会逐渐失防，没有意识到任何获取背后都要付出同等的代价，那么就只能留下“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懊悔独自品尝。

皎洁的圆月总是赐予人们无限遐想，不一样的遐想，却拥有着同样的美好。不管嫦娥奔月的初衷是什么，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颗美丽动人的传说。每当仰望无尽天幕中镶嵌的那一轮晶莹剔透的硕大玉盘时，我仿佛总是能够看到一道幽幽倩影，独自倚靠在玉桂下，轻轻抒发出令人回味的叹息。

圆月夜，思乡愁

八月十五，思念犹如野草一般疯狂滋长，对亲人的想念，对故乡的渴望，燃烧了游子心头最炽热的火把。

天边高高悬挂一轮逐渐圆满的明月，然而皎洁的月光，却在那些让人忽略的角落，折射出绝不圆满的泪与苍凉。

举起半杯酒，饮尽一乡愁，所有苦涩在乡愁的佐料中都将化为甜蜜。乡愁永远是残缺的，然而，少了这一份残缺，也就无法体会到团圆的圆满；乡愁永远是虚幻的，然而，少了这一份虚幻，也就无法感受到眼前的真实。

离家的时候，曾是那么的不顾一切，年少冲动只让人看到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殊不知，青春在岁月的撞击中极其易碎，等到理解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再回首时，青春早已在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年少轻狂中消磨殆尽。

种子绽放出鲜花，单纯蜕变成复杂，在纷繁多变的经历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对故乡的依恋。

又到一年中秋，又是一轮圆月，远在天涯的游子，是否早已将思念挂在枝头，迎接来自故乡的月光。

中秋的滋味

中秋节虽然不及过年热闹，却也是我们最重视的几个传统节日之一，尤其是孩子们格外欢喜，因为又可以尝到香甜可口的月饼了。

农村过节与城里不同，少了一些花哨的奢套，多了几分质朴的热闹。还记得第一次亲手做月饼，是我软磨硬泡才赢得了母亲的恩准，却因为手忙脚乱把月饼硬生生地压成了烧饼，才在母亲“不要来添乱”的念叨下不得不离开了厨房。回想起这一次人生中的失败，却让我倍感温馨，哪怕日后所有的成功，也无法代替它在我心中的意义。

其实，我对中秋一直都有个定义，只有吃到母亲做的月饼，才算是真正尝到中秋的滋味。那些包装华丽的所谓“高档”月饼，无论馅饼多么名贵，无论口感多么香甜，也只不过是一块冷冰冰的月饼，哗众取宠的外在根本无法让人吃出丝毫温情。

长大以后，已经逐渐淡忘了中秋的滋味，不知多少年没有再吃过母亲做的月饼。

总是听到身旁的人在说，传统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但是我想，会不会是我们距离纯真的童心越来越遥远了？

散文

# 母校，去哪了

程先畏

每次回乡下，我都要去看看母校。说是母校，其实早已“人是物非”。当年的和平坂小学已被并村后的石羊河村委会取代；学校在早些年前就已迁址新建，校名也随之改成了石羊河小学。

记忆中的和平坂小学是一座建在山坎下大路旁边一处高墩之上的古庙。

小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春改秋”，所有学段延长半年，这样，我在和平坂小学一共上了五年半。

那年秋学期，推荐升学于画上了句号，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考上了石羊河初中。说是初中，其实是一所“戴帽子”学校。所谓“戴帽子”，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班，有点类似给人戴了个帽子，所以人们都习惯地这样叫它。

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学校租用了附近几家居民空闲的住房用来办公，然后又靠在河沿一片较为空旷的沙地上盖起了几间用篱笆做墙壁，用毛竹搭起来做屋顶的茅草房——这就是我们的教室——虫鸟乱飞是常态，冬冷夏热是自然。课堂上，老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吐沫飞溅，麻雀们在头顶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几许回忆，几许伤感，现在想起来，觉得既有趣，又可笑。

“茅草棚里出秀才。”这是我在石羊河初中上学时听到的最多也最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话！

那时，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茅草棚里的秀才”，可是好景不长，送走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毕业生后，石羊河初中这顶“帽子”就被摘掉了——学校被撤并到大化坪中学。

这是一所直属完全中学，当时高中部也只剩最后一届了。独立完整的校园、排列整齐的瓦房、宽敞明亮的教室深深地吸引着我，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棵大松树，高大粗壮的树干至少要两人合抱，向四周散开的虬枝一半伸到了围墙外边，一半贴于教室屋檐，半隐半露的树根盘结起伏交叉凸凹，那里可是同学们课间娱乐的最好去处，特别是每天傍晚，我都要依偎在大树身旁，听完大喇叭里传来的“评书”后才回教室上自习。一时间，“大松树”成了大化坪中学的标志，也是学校的象征。

1981年中考，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霍山师范学校，成为村里第一个跳出“农

门”的人。师范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怀想的岁月。那时，学校没有教学楼，只有几间平房教室，没有住宿楼，只有几排低矮昏暗的茅草棚。老师和同学们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中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学习，艰辛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快乐地成长，每个师范生身上都锻造出了朴实、勤奋和积极、本分的良好品质。

1984年，我师范毕业后被分派到舞旗河初中任教。五年后的1989年，通过成人高考，我进入合肥教育学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合肥教育学院位于合肥市包河公园附近非常繁华的宁国路，校园面积不是太大，大门楼也算不上气派，但那幢高矗立在笔直宽广的人行大道旁近20层的教学大楼却十分亮眼，当时在合肥高校中可能都是数一数二的。

2002年，合肥教育学院与合肥联合大学、合肥师范学校一起合并成立了合肥学院。2023年，合肥学院正式更名为合肥大学。

两年的教院学习转眼结束，毕业后，我被安排到大化坪区教育组做教研员，撤区并乡后来到大化坪镇教育办公室，开启了长达10年的“不务正业”。

2001年秋学期，我有幸回到已经改制为霍山县高级职业中学的“老师范”工作，有机会与“母校”重温过往，再续前缘。

2015年11月，更名后的“霍山职业学校”从迎驾湾整体搬迁至高桥湾新校区。

历经20多年的接续奋斗，学校从“省重”到“国重”，从“省特色”到“国示范”，从“职业高中”到“职业中专”，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内涵大幅提升，办学层次逐年提高。

是的，和故乡一样，母校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快乐成长的足迹；那里，有我美好青春的记忆；那里，有我幸福怀抱的温暖……

无论是易地新建，还是改名换姓；不管是资源整合，还是规格提升——我的小学、我的初中、我的师范、我的教院——时光不老，容颜不变！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七届成员



诗与画

# 云雾弥漫龙尖斛

俞亮

我们不停地拍照，和花儿合影，和云儿合影，和最美奋斗者合影。眼前，小溪潺潺，流水淙淙，因刚下过一场大雨，石斛基地边的三叠瀑布此时水量大增，如白练般轻盈飘逸，飞流直下。左右山涧两边岩石和沟坎中的石斛在涧水的滋润下青翠动人。小桥流水，竹林深深，云雾雾下。原来石斛就生长于这样的山涧中，称为“仙草”也真是名副其实。

汉末《名医别录》中有记载：“石斛，生六安山石上，水傍，石上”。此时的龙尖斛不正完美呈现这一场景吗？正是秉承挂龙尖山之灵气，云雾水气之润泽，溪边片麻岩之精微，才孕育出龙尖斛的独特风格。

历史上，霍山石斛曾几度绝种。这珍贵的植物“大熊猫”，怎能让它灭绝呢？一定要让它霍山的沟壑岩壁上重新焕发新姿！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为了

找到一处原生态石斛的最佳归宿，他们夫妇数年来不辞辛劳，寻寻觅觅，在艰苦跋涉中，走遍家乡的山水水。踏破铁鞋无觅处，终于在老家挂龙尖的大山深处，找到了这样一片最适合石斛生长的神秘之境。这里海拔847.4米，峡谷总长约三千米，拥有大小瀑布约18处，山峰林立，云雾缥缈，沟壑纵横，流水淙淙，真正还原了霍山石斛“采天地之灵气，汲日月之精华”的生长环境。

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怎样才能让娇贵的石斛种苗在野生的环境中自然成长？他们更是伤透了脑筋，做足了功课。经过无数次试验，反复试错，反复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找到了更适合石斛野外生长的方式，一年大棚育苗，二年林下仿野生，三年后再移植于野外原生态种植。多年的经验积累，终于在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 流冰 邮箱: 648855@qq.com